



黃大衛的《春之祭》 攝影：Vic shing

從沒有一首樂曲的故事這樣曲折離奇而源遠流長——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 (Igor Stravinsky) 創作於1913年的《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充滿情緒觸覺與歷史傳奇，世界各地知名的編舞家似乎一生總要跟它碰面一次才能甘心。這首樂曲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風起雲湧之時，作曲家力圖在結構、旋律和樂聲上掙脫傳統的桎梏，怪誕的風格、狂亂的節奏、不協調的對位音符，衝潰了當時保守的藝術美學和道德政治，配合俄國天才舞者尼金斯基 (Nijinsky) 驚世駭俗的酷兒情貌，以手腳內彎的姿勢逆反了芭蕾的圓融，巴黎首演夜即引發騷亂。

爾後一百年，《春之祭》成為被東西方編舞家視為個人藝術挑戰的堡壘，從 Martha Graham、Pina Bausch、Paul Taylor、Akram Khan，到林懷民和黎海寧，皆念茲在茲而上下求索，要將自己的舞步印刻音符的五線譜上！在這些累積的意義上，黃大衛編演的《春之祭》便充滿「逆反」的取向，不但沒有依從原有樂章祭祀春神、獻祭少女跳舞至死的背景脈絡，甚至去除了所有情節和人物，以「解構」作為基礎，解除了音樂的敘事和舞蹈表演的形態！ 文：洛楓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獨樹一幟的異質身體

黃大衛的《春之祭》首演於2016年，是五人的群舞，2018年12月2日在文化中心劇場發展為個人「獨舞」，更加大膽、破格而凝練，直擊生命的痛處和快感，編舞將樂章拆開、打散，重新調度、轉化和挪用，而且「獨舞」比「群舞」更難駕馭，演出者必須有足夠的氣場跟澎湃的旋律爭持或共存！

新聞系畢業的黃大衛中途變節，從戲劇涉入舞蹈，同時橫跨多媒體的領域，使他的身體蘊含不純淨的混雜感，曾被保守觀眾質疑不是科班出身。而偏偏就是這種「不是科班」的非我族類形相，讓他溢出本地舞蹈訓練的框架，流露獨樹一幟的異質身體。

《春之祭(獨舞版)》分成兩個部分，關於創作與權力的糾纏關係，再刻鑄生命的孤獨與城市的掙扎求生；上半場採取「後設」的敘述格局，舞台打開明亮而日常的燈光，背景是一張白色大屏幕，錄像

裡虛擬的黃大衛，向舞台上真身的黃大衛下達指令，要他不停重複一組固定動作，通過快慢的變奏、靜默或樂音的對比，展示身體的變化、思想的矛盾、言行的分離、動作細節和走位的異質情貌，從而反思考藝術創作的「權力」對衝，簡潔的編演帶出複雜而赤裸的議題——假如創作必須獨立和自由發揮，那麼干擾者到底是誰？另一個自我的分身？權力的機構？資助的單位？買票進場的觀眾？我們創作，從來無法處於一個單純的狀況，總有許多現實的考量、假設的思慮，不斷建立和推翻，有時候是自我質疑，但有時是被他人操控，黃大衛編及創作人非常切身的處境。

反叛世道的磨練

舞作第二部分由錄像和舞者一起退去開始，回歸劇院空間和燈光的本位意識，帶點本體論的哲學意味，關乎存在、形成和現實的界面。空無的舞台，只有頂端燈光從不同方位輪流照射，打開觀照的視角，當燈光照射劇院上下四方八面的時候，我還是第一次發現原來劇場可以有這些層次豐富的空間與顏色光影，「燈光」成為「主角/主體」，空間存在的輪廓由燈光而來，而且燈光可以跳舞，跟空間一起自我圓足！然後黃大衛出場，主體易位，拉開主題的隱喻：當黃大衛沿着燈圈的黑暗外圍舞動，便是一種無法進入核心的存在狀態，形同被DQ的否決，但當他一直這樣緊守邊緣的位置，利那又變成對抗權力中心的策略；最後他走入燈圈，音樂轉趨癡狂暴烈，在在顯示城市劇痛的生存景觀，衍生意義的調子！此外，編舞利用台前側燈的照射，投映牆壁高大的人影，使雙人舞到對影成三人，逐漸由自我分裂變成生活的黑手，如影隨形無法擺脫；然後四周一片漆黑，一束燈光聚焦舞者的手腳和臉部，如同肢解，快速的舞動揮灑發光的線條，呈現「我舞動，故我存在」的合一意境，身體因舞蹈而養成，而舞蹈不能從身體剝落。倏忽一瞬我竟然

從黃大衛搖擺下身、扭曲手腳的動作中，瞥見尼金斯基的藝術魅幻，但我有理由相信這個幻覺的現實基礎，既來自《春之祭》樂曲的神話銘刻，也源於編舞家藝術情懷的托物喻志，一種反叛世道的磨練！

在舞中陣痛

結束時一位黑衣工作人員遞給黃大衛一杯清水，舞者走到台前輕輕喝下，場景來個反轉的逆反，燈亮起，一切如夢初醒，前面的「黑暗舞影」可能是幻像、潛意識或心魔，以「後設」的姿態返回舞蹈或藝術的創造起點——不是累積，而是解除、解散、解體和解構！這是一齣意象強烈的演出，意念一層扣着一層，綿密而無鬆懈的間隙，喜歡孤獨的人會找到安身立命的光圈，同時讓我從書本理論看到實體展示何謂「詩意的身體」(poetic body)，那是不落言詮、留下遼闊的想像與移情代入——有光、有人，便有了創造，回望城市，我們在舞中陣痛！

周末好去處

時代廣場 新年與瑞獸同遊



各地神話故事、文學和藝術創作，常常出現神獸的身影。雖然不少記載只讓我們看到鳳毛麟角，但故事千奇百怪所以引人入勝。我們追尋神獸的蹤跡，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古老的禮俗、社會文化和政治面貌。今年，時代廣場來一次多國文化Crossover，為大家呈獻「新年與瑞獸同遊」展覽，邀請了兩位韓國藝術家權允及晉始瑩以媒體藝術創作8款古代瑞獸，包括龍、鳳、麒麟、玄武、瑞獅、貔貅、白虎及獬豸，並透過巨型LED幕牆把奇幻異境呈現大家眼前。是次展覽特別邀請了香港書法大師華戈為藝術家們創作的瑞獸題字，並邀請了美國 Dog & Pony 設計「黃金年華」場景，讓大家穿越黃金花海與瑞獸同遊。地面的半浮雕神獸和二樓中庭的巨型立體旋轉木馬式神獸模型是按照香港插畫家林榮傑(筆名009)創作的瑞獸形象製成的。是次展覽將帶給大家豐富的想像和藝術之旅，還有吉祥和幸福的祝願。

日期：1月17日至2月24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

美聲匯：《愛我？》音樂會 好音樂請你聽！

音樂會《愛我？》的主題環繞「愛情」，由本地全男聲組合 We 4 Kings 獻唱，包括柯大衛(男高音)、林俊(男中音)、黃日珩(男低中音)及曾華琛(鋼琴)。表演曲目範疇極廣，從歌劇到音樂劇、古典藝術歌到跨界歌曲，甚至國語及廣東流行曲，曲目包括莫扎特的《請到窗邊來》(選自《唐·喬望尼》)、洛伊《How to handle a woman》(選自《Camelot》)、《美妙時刻》(哈恩)、《愛我》(柯以敏)以及《分鐘需要你》(林子祥)等，全部由藝術總監柯大衛特別為今次音樂會編曲。音樂會將於1月8日晚上八時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

現送出1月8日(星期二)音樂會門票。如欲索取門票，請電郵姓名、手提電話號碼至 info@rhapsoarts.com。門票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Booked：大館當代美術館之香港藝術書展

首屆《Booked: 大館當代美術館之香港藝術書展》即將舉行。本書展是亞洲嶄新的大型藝術書展，為本地、亞洲及國際的創意藝術家提供平台，讓他們利用書籍作為藝術表達媒介，分享其創作。書展亦支持那些精心製作藝術書籍及刊物的出版人，讓公眾能喜悅地欣賞出版物的材料及內容，令學習和研究的過程變得興味盎然。書展將有50至60個出版單位參加，同時會展示不同的書籍和舉辦現場表演及聲音演出、公開講座及其他特別節目。

日期：1月11日 下午5時至晚上9時
1月12日 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1月13日 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地點：大館 賽馬會藝方

藝粹短訊

《詩經》音樂會 展現傳統禮樂文明典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2018年12月28日晚，一場《詩經》專場音樂會在河南省平頂山市文化藝術中心舉行，選取《詩經》中生發於中原地區的古詩歌進行編創，展現傳統禮樂文明的典雅與輝煌。作為六經之一，《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古老的詩歌總集，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所創作，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所記錄的詩歌年代從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葉，覆蓋方方面面，地域從黃河以北直至丹江流域。本場音樂會選取《詩經》中生發於中原地區的古詩歌進行編創，排演成七個樂章，演出中所使用的編鐘、磬、骨笛等主要演奏樂器均是對平頂山區域出土樂器的仿製，由平頂山學院雅樂團演出。



《詩經·邶風·擊鼓》 攝影：馮雷

《商頌·那》描繪了商王與賓客祭祀祖先、追憶先賢的感人場景；《周南·關雎》《陳風·宛丘》《邶風·簡兮》《小雅·鹿鳴》等篇章通過悠揚的歌唱、曼妙的舞姿，抒發了古人對於愛情、友情的美好追求；《周頌·有瞽》描繪了周武王克商後，巡視四方，祭祀山川的場景，反映了周人神化先祖、天人合一的觀念；《邶風·擊鼓》則通過一位遠征異國、長期不得歸家的士兵之口，唱出了一首蒼涼的思鄉之歌，宣洩人民對戰爭的抵觸情緒，表達了渴望和平的願望。該場音樂會借助現代藝術手段，通過創新傳統的作曲理念，大膽利用吟誦、演唱等方式，傳達了真誠相待、溫恭執敬、廉潔自愛、家國和諧等新時代的精神價值追求。平頂山學院雅樂團師生們以詩、樂、舞多種藝術形態，展現傳統禮樂文明的典雅與輝煌。成立於2013年5月的平頂山學院雅樂團，是內地高校第一家雅樂團，擁有歌隊、舞隊、樂隊共100多人，以科研、教學與展演相結合為特色，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古老的華夏傳統雅樂文明在新時代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

敢觀舞台

聖誕節，劇場內外

聖誕假期看了兩個應節演出，一個在戶外，一個在劇場內。製作的規模也許相距甚遠，但同樣叫想到藝術的功能與作用。藝術源於生活，由生活體驗提煉而來的作品，總能感動人。藍嘉穎與黃漢樑的《飛飛旅遊爸》也是由編舞生活經歷而來，2016年首演錯過了。這次推出「飛飛聖誕版」，據說主線沒變，只是調整及修改了細節。這是康文署的社區文化大使節目，為的是把藝術帶到社區，「《飛飛旅遊爸》飛越聖誕版」便要在十個不同社區演出。在社區演出跟劇場不同，要能留住觀眾是考編舞、導演及舞者的功夫。自己看的是在黃大仙的一場，天氣開始涼，也有點雨，但演出能令許多大小觀眾坐到完場，相當難得。

自然去，其間遇上土著，有些美好時光；當他離開之後，飛飛便跟幾位好友踏上歷險之旅，最後遇上壞人，幾經艱辛及一個朋友犧牲自己才能逃離險境，然後在電視上發現了爸爸的錄像，了解到爸爸的苦心，長大了的飛飛明白到美好東西存在過的意義。演出有歌有舞有戲劇，並非純舞蹈製作。舞者都要又唱又跳又演戲，但都應付自如。演飛飛的伍美宜將女孩起初的單純及最後的領悟發揮得不錯，其餘的舞者雖然是首次參演，但看到是相當投入演出。舞蹈與歌曲的編排也相當流暢。在場的小孩或者給舞者色彩繽紛的服裝、悅耳的歌曲和充滿活力的舞蹈，以及各種有趣的玩意所吸引，對深奧的主題不甚了了，但看到他們能感受到演出中飛飛和爸爸那份父女之愛，當飛飛與爸爸的對話，或者發現爸爸消失後，身旁的小孩們總會轉頭或仰首，尋找自己爸爸的所在。欣賞的是創作人一絲不苟地對待這

《飛飛旅遊爸》 攝影：Steve Li @ June's Production



個看似簡單的社區演出，不在劇場或免費的節目中，並不代表可以胡混過去。其實這些演出尤為重要，因為它可能是觀眾首個接觸的表演藝術節目，日後會否成為演藝節目的觀眾，可能由此影響。另一喜歡的是創作人嘗試講死別這議題：如何接受摯愛的親人的離去，以及嘗試去欣賞身邊的事物，記着美好的事物然後繼續人生路。然後我看了一年一度的香港芭蕾舞團演出《胡桃夾子》，舞台佈景設計富麗堂皇，沒有什麼大道理，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實在悅耳，而且是現場演奏，感覺更佳。故事設計主要為舞蹈鋪排，讓舞者表現其技巧水平。因此，也是抱着看舞者而來，本來希望看沈杰和董瑞雪演胡桃夾子及芭蕾舞

主，之前幾次都是看他倆演費殊及嘉麗。可惜，臨場發現換了角，由夏復及維娜出演，倒也沒有失望。夏復演胡桃夾子，頗有驚喜，彈跳及挺舉都相當有力，也能展示胡桃夾子優雅的氣度，倒是首次看她當主角的維娜叫我有點失望，既有不穩的時刻，壓台感也不夠。但整體舞者的演出水平還是不錯。《胡桃夾子》做到了娛樂觀眾的目標，也成了舞迷每年一度的活動。兩個作品，演出場地和創作心思不同，各有功能及目標，一個多元化的藝術環境，是應該可以容納不同的作品。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辣評。